

寻父记

【美】简·克里斯托夫著

江虹译



这个故事，我想从我最初打算逃跑的时候讲起。那时候，我住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切斯特菲尔德郡，一座奴隶的小屋里；那也是我出生和长大的地方。故事发生在很久以前，也就是一八五三年五月，一个温暖的星期天的黄昏。如今，我已长大了许多，也长了许多见识，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个黄昏，好象事情就发生在昨天。

那天，天气温暖，屋里炒菜的香味和屋外的花香混杂在一起；妈妈在屋里忙来忙去；我感到幸福与安宁。我和弟弟奥巴代亚并排坐在大门口。我们刚做完礼拜回来，正在落日的余辉中吃着我们的晚餐——稀汤和玉米面面包。妈妈没去做礼拜，因为我们的妹妹病了（她一年到头几乎总在生病）。现在妈妈正在考我们，看我们做礼拜的时候用没用心听。

“都唱了哪几首赞美诗，阿莫斯？”她开始问道。

我给妈妈讲了三、四首。

“奥巴代亚，牧师都讲了些什么？”

奥巴代亚大部分时间都没坐下来好好听讲，所以我想他一定答不上来，于是竭力帮他摆脱困境。

“牧师讲了关于诺亚、亚伯拉罕的一些事情，讲到他们全都那么忠诚。”我说。

可是奥巴代亚简直使我大吃一惊，我不得不相信他一定用心听了，因为他竟能记住牧师的原话：

“亚伯拉罕，他被叫了出去，并且不知道在哪儿……”

他转过脸去朝妈妈微微一笑，我往小屋的暗处望去，发现她那狭长的黑脸上泛起一丝自豪的笑容。

“妈妈，您猜怎么着？做完礼拜后，我们看见普伦蒂斯牧师也往咱们这边走来，象是要拜访这儿的什么人……”奥巴代亚突然顿住了，因为白发苍苍的牧师已经缓步走到了我们的小屋边。我们兄弟俩连忙站了起来。

普伦蒂斯牧师是个被解放了的黑奴；他能读、会写。他自食其力，经常驾着大车到各地给人修补锅盘儿之类。白人称他为补锅匠，但对我们来说，他是位牧师。我们全都指望能成为象他那样的人。

“你们俩刚才去做礼拜了吧？”他问。

我们俩点了点头。我们但愿他来不是为了要在妈妈跟前告发奥巴代亚，说他没能安静地听讲。

“你们的爸爸是谁？”

我摇着头说：“您不认识他，先生。”这时奥巴代亚解释道：“爸爸已经离家五年了。他是史密瑟斯庄园主的奴隶。我们还很小的时候，他们就迁到马里兰州去了。”

这时妈妈也到大门口来参加我们的谈话。牧师望着她说：

“这么说，你一定就是那个常被人雇出去做木工活的亨利的妻子喽。”

“对，对，”妈妈说，“我是亨利的妻子。史密瑟斯迁走时，我的小女儿刚出世不几天，所以他们只带走了亨利，就象这男孩子刚才说的那样。”

“我过去对他还是有点了解的，”牧师说，接着很快向四周环顾了一下，然后压低嗓门说，“我可以进去一会儿吗？”

妈妈显出吃惊的样子，不过她马上走进小屋，我们全都跟在了她后面。牧师站在屋里离门口较远的地方，摘下头上的帽子，从帽子里掏出一张纸，一边递给妈妈一边说：

“我收到了一封信，是亨利寄给你的。刚才我费了好大劲儿找你们这所房子，我想尽量少打听，总算被我找到了。信就在这里。”

妈妈接过信，把它端详了一会儿，脸上虽然并没有流露出激动的神色，但我看出她拿信的两只手在颤

抖。然后她轻声说：

“我不识字。”

牧师正好站在门边。他站在暗处，不让外面的人看见，只把信凑着亮。信上的一些字很难认，他一个字一个字慢吞吞地念着：

“亲爱的妻子，这么久没给你写信，实在抱歉得很；不过，我再也不能按通常的方式给你寄信了。”

“我想，爸爸大概再也不愿让布里克尔庄园主转交信了，”奥巴代亚激动地说。

“安静点儿，孩子，”妈妈提高嗓门说。牧师也把一个手指头放在唇上，做出“嘘”的动作，要他别出声。

牧师继续念信：“史密瑟斯庄园主已于去年十月病故。临终前他让我获得了自由，于是我就去了北方。我已改名叫卡彭特，现住在费城附近一个名叫莱姆霍恩的小城里。那儿经常在盖许多大楼，所以我总能找到活干。我尽量把钱节省下来，希望能在四年或更短的时间里积蓄足够的钱，把你和小萨莉从布里克尔庄园主那儿赎出来。希望阿莫斯和奥巴代亚能来这儿帮助我。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。你心爱的丈夫。”

大家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妈妈轻声说：“四年！”我说不上她究竟是悲伤还是高兴。

“爸爸要我们怎么着？”奥巴代亚问，“爸爸说

打算赎妈妈和萨莉，那么我们俩怎么办？”

他快要哭出声来，所以我赶紧说：

“爸爸说希望我们也上他那儿去，奥巴代亚，可是爸爸没有那么多钱——他的钱不够赎我们四个人。他想先赎妈妈，而萨莉还小，可能化不了多少钱就能把她给赎出来。”

奥巴代亚心里好受了一点，接着，他恍然大悟地说：“爸爸大概想要我们逃跑，到北方去帮助他挣钱。”

妈妈和我正想叫他别讲这些，就在这个时候，牧师慢吞吞地说：“对，他多半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我们全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。奥巴代亚竟然猜对了，对这一点最感惊讶的倒还是奥巴代亚自己。

牧师继续说：“他不能直截了当地把话说出来。他知道在我们这儿，这事是不能公开谈论的。旁的不说，就连别人寄给我的信，也有不少被人在邮局拆看过了。不过，他在信上把‘希望阿莫斯和奥巴代亚能来这儿’这几个字，写得比其它字更大、更浓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这几个字一定有特别的含义。”

“不过他俩还都是小孩子，”妈妈喃喃地说，“阿莫斯只有十二岁，奥巴代亚才九岁。再说，他俩在同样年龄的孩子当中，显得又瘦又小。”

牧师一面望着我们一面搓着手。“可是，我想他俩

准都是全劳力呢！”

我们点了点头。在布里克尔庄园，哪个体格健壮的奴隶不是从太阳一出来，一直干到傍晚呢？

“况且他俩看上去显得挺聪明，”牧师接着说。

“不错，他俩确实很聪明，”妈妈说。“他们都象他们的爸爸。就拿阿莫斯来说吧，他年纪虽小，却很懂事，已经象个大人了。这五年来，他一直是家里唯一的男劳力。而我的奥巴代亚，”她微微一笑说，“他的嘴很巧，就凭他那张嘴，什么场合都不愁混不过去。”

奥巴代亚激动极了。“我们能行，妈妈，”他对她说，“阿莫斯和我，是很出色的工人。您还记得吗？去年圣诞节，我俩到西尔斯维尔跑了个来回，可一点儿也不累。那至少有十二英里路呢。我们能行。”

“我们可以试试，妈妈，”我补充道，竭力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。

妈妈摇了摇头。“那准有上千英里远。我也不知道究竟有多远……再说，你们连路都不认得。”

这倒是真的。我们只知道我们住在南卡罗来纳州，只知道比西尔斯维尔再远些，便是北卡罗来纳州。可是，费城在哪儿？我们只知道它在离这儿很远很远的北方。

不过，牧师倒好象并不为此担忧。“有人会在路

上帮助他们的，”他说，“我可以让他们坐‘地铁’去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‘地铁’，”牧师解释说，“我们管那些隐藏黑奴，帮助黑奴逃跑，把他们一站站送往通向自由的北方的人叫‘地铁’。”

牧师解释完后，妈妈仍然摇着头说，我们年纪实在太小。

“你不必马上作出决定，”牧师最后说，“不过，你迟早会同意的。七月四日是美利坚合众国成立纪念日，布里克尔庄园主会放你们一天假吧？”

我们点了点头。

“那好。今年七月四日是星期一。要是你们打算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一大早就动身，那么你们走后两天，才会被人发觉。那时候，你们恐怕已经走到皮迪河上的那座新桥了吧。我想，这段路顶多有二十五英里。嗯，你们坐在桥下的岸边等我好了——那儿谁也瞧不见你们。七月五日我会把我的大车赶来。我把大车停在桥附近，然后去河边提水。我要是唱起歌来，就说明平安无事，你们可以从桥下走出来，坐上我的大车。我可以把你们送到罗利，交给某个人，他再通过‘地铁’把你们送到更远的地方。”

“可是妈妈怎么办呢？”我问，“要是我们逃跑

了，布里克尔庄园主会处罚她的。”

妈妈搂住了我。“只要你们两个真的获得了自由，那么不管布里克尔庄园主拿我怎么样，我都不在乎。”

“再说，”牧师补充道，“你们可以布置好，让他猜不透你们到底怎么了：是逃跑了？被人偷走了？还是淹死了？……”

“妈妈，您就让我们去吧！”奥巴代亚央求道。

“我得再想想，”她含糊地说，“路太远，你们又这么小。”然后她转向牧师问道：“您能不能在比那座桥更近些的地方接他们上车？”

他摇了摇头。“随便哪个奴隶在附近逃跑，对我都是不利的。要是白人开始怀疑我，怀疑我在帮他们逃跑，那我就再也帮不成你们大家的忙了。”

说完，他要我到外面去张望一下，看有没有人，要是他这会儿走的话，会不会被人发现。我告诉他外面没人，还给他指了回去的路。临走时，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上，说：“我想，我们会再见的。七月五日，在皮迪河那座新桥的桥边。”

我缓步走向小屋。蓦地，我觉得我的脑袋瓜儿里，产生了各种奇妙的想法；我的心里，充满了新的感受。一切都显得那么奇特，那么惊险，那么令人激动。有几个黑奴这会儿正聚在小屋后面唱着歌；每逢

星期天晚上，他们总要聚在一起唱歌。歌声从黑暗中传来，我听出那是一首宗教色彩的歌，歌中唱出了黑奴渴望自由的心情。我被深深地感动了！

2

接下来的几个星期，显得和以往大不相同。虽然我还干着同样的活，多半是在菜园或棉田里锄地、除草和浇水，可是心情却全然不同。我心里一天天总在琢磨：再过三十天、二十天、十天、一天，我就永远不在这片田里干活了。当我和某个男孩子聊天时，我便想道：不久，他就再也见不着我了，可他还蒙在鼓里呢！傍晚，当我环顾着我们那座光秃秃的小屋，特别是，当我和妈妈还有萨莉谈话时，那种激动的、渴望冒险的心情，总 and 一种悲伤的感情交织在一起，心想，过不几天，我就要离开她们了！

我知道奥巴代亚也有同样的感受，对他来说，一切都表露得更明显。每隔几天，妈妈或我就不得不提醒他：要他别这么公开谈论这些事；不要总用心照不宣的样子瞧着我；不要总是露出一副微笑的样子。

七月二日星期六的晚上终于来到了。我们刚洗完

澡，吃过饭，就为第二天早晨作好了一切准备。奥巴代亚和我，把我们的钓鱼竿拿了出来——我们想，要是两个黑孩子带上钓鱼竿，离开他们庄园主的种植场，那就不会引人注目。这样，在星期一晚上，妈妈可以跟庄园主说，我们钓鱼去了，一直没回来。听了这话，他可能会以为我们也许迷了路，或者淹死了。这样，就不会怀疑我们已经逃跑。

妈妈在一个口袋里，为我们准备了一些食物。女主人（庄园主的妻子）有时给小萨莉一些鸡蛋，妈妈省下来四个，把它们煮熟了，让我们带上。她还在口袋里放进一些蔬菜和很多玉米面面包。准备好后，我们都躺了下来，竭力设法入睡；不过，过了好几个小时我才睡着。醒来后，不知是否已该起床，只见妈妈睁大眼睛，还躺在那里，这就是说，天还没亮。后半夜，我有一阵子睡得很死，可是不久，奥巴代亚便把我给摇醒了。他激动地悄声说：“阿莫斯，起床！起床！到点了！”

我跑到门外，望了望天空，天空仍然黑漆漆的，于是只好又躺了下来，不过我们俩再也睡不着了。后来，妈妈终于跟我们说，我们可以起床穿衣了。她给我们每人端来一大盆麦片粥，那是她昨晚就烧好的。她没能把粥热一热，因为她不愿让任何人察觉我们这么大清早就起来生炉子。我想尽量多喝一点，因为我

知道，在以后的两天当中，我们再也吃不上一顿正式的饭了。可我发现，吃东西竟也象入睡一样困难。我感到恶心，每咽一口冷粥，就更觉得恶心。奥巴代亚也一样，所以妈妈只叨咕了几遍，要我们再喝一点，然后就把盆子撤了。接着，她走到一只她放东西的箱子跟前，从箱子里取出一小袋糖果，把它放进了我们的食品袋。

“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一点礼物，”她说。

“您从哪儿弄来的，妈妈？”

“你们还记得在圣诞节之后，有一回，我帮庄园主找到了他的猎刀，他赏了我十个分币吗？”

我们俩全都体会到这礼物所包含的一片深情，于是十分感动。奥巴代亚从袋子里取出两块糖，把它们递给萨莉，放进她手里。

“萨莉，这是我和阿莫斯给你的，”他庄重地说。

妈妈用双臂搂住了我们，要我们在临走前向上帝祈祷。我们三个跪在了肮脏的地板上。妈妈的嘴唇蠕动着，可是说不出话来，只发出一种哭泣的声音。她终于用一种沮丧的，几乎象是生气的声调喃喃地说：

“上帝，我再也不能照顾他们了。现在，他们全靠您的保佑了。”

我们站起身来，带上我们的钓鱼竿和食品袋，吻

别了妈妈，便最后一次跨出了大门。当我们在晨曦中，沿着小路走向大路时，奥巴代亚伤心地大哭起来——我想他是在为我们两个人哭。

天空已从黑色转成灰色，星星也已消隐。当我们走上大道时，奥巴代亚的哭声才平息下来。

“四年以后，我们差不多快成大人了，”过了一会儿，他说道。

“我们到了北方，就可以帮助爸爸，不久，他就可以来接妈妈，”我提醒他。

“要是我们不同时赎出萨莉，那么也许可以更早就把妈妈赎出来。”他似乎满怀希望地说。

“奥巴代亚，你知道，妈妈从来不会把萨莉一个人撇下不管的。”我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说，不想把我的真实想法告诉他，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。

“当我们重新团聚时，也许我们可以有一个小农场，也许还能养一条狗……”

太阳冉冉升起，当我们走进树林子时，我们的情绪已稍稍好了一点。我们离开大道，走到我们常去钓鱼的那条小河边。我们想，我们还是在河里蹚水往前走的好，因为庄园主可能会放出狗来找我们。去年，有个奴隶从邻近庄园逃跑，就是被狗发现的。

在河里蹚水，一点也走不快。水流得很急，我们很难站稳脚跟。我们突然站住了。那儿，在我们前头



约莫五十英尺的地方，布里克尔庄园主的两个儿子，弗雷德少爷和弗兰克少爷，正在河边钓鱼。我们凝视着他们，他们也扭过脸来凝视着我们。这时，奥巴代亚和我开始悄悄耳语，并且互相拉扯了一阵子。

他使劲拉着我往回走，悄悄对我说：“来，快跑！”

我拉着他往前走，一面跟他说：“别跑，自然点，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。”

可是我的心情太紧张，无法从他们身旁走过去。他们正坐在右岸边，所以我牢牢抓住奥巴代亚的衣服，两人一起爬上了左岸，尽量慢吞吞地走进了树林子里。我明知不该回头，可是却身不由己。弗雷德少爷和弗兰克少爷也在相互咬耳朵，并且朝我们指了指。我们继续赶我们的路。

“喂，你们过来一会儿，”一个声音在我们后面喊道。

奥巴代亚和我失望地相互望了望。布里克尔庄园主的这两个男孩子比我大两三岁，而且长得比我俩高大得多。现在已经没有考虑的余地了，我们一向顺从惯了，这时也就回过身去，重新下河，站在了他们面前。

“你们钓到鱼了吗，弗雷德少爷？”我轻声问道。

“没有，我俩刚到这儿。”

有好长一阵子，谁也不说一句话。然后，弗雷德少爷用一种奇怪的嗓音接着说：“听着，要是你们不看见我们在这儿钓鱼的事说出去，我们就给你们一个果酱圆面包。”

奥巴代亚的嘴巴张得老大，我也不再害怕。弗雷德少爷注意到了我们的惊讶。

“妈妈不让我们星期天出来钓鱼，”他解释道。

“两三个星期以前，有个人看见我们在钓鱼，后来告诉了妈妈，于是……嗯，惹来不少麻烦。所以，我们不愿这么快又惹她生气……”

“我们谁也不告诉，”我许愿道。

“阿莫斯，那么你向上帝发誓。”

我很惊奇，他们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呢？庄园主和女主人可从来也不知道他们奴隶的孩子的名字。

“如果违反诺言，情愿遭上帝惩罚而死，”我发誓道。奥巴代亚也重复了一遍。

弗雷德少爷打开他身边的食品箱，仔细把那三个果酱圆面包审视了一番，然后把最小的那个递给了我。我们真心实意地谢了他，接着重新蹚过河，走进了树林子里。我竭尽全力，才使奥巴代亚不至于因为高兴而跳将起来。

我们往前走着，直到肯定他们再也看不见我们的时候，这才坐下来休息；惊恐的心，才慢慢安定下

来。奥巴代亚想马上吃掉那个果酱圆面包。

“你一个人吃了吧，”我说，“我可不想再要布里克尔家的任何东西。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他们给的一件临别赠品呀！”

“嗯，可我什么赠品也不想要。”

奥巴代亚觉得我是个傻瓜。他把果酱面包从食品袋里取了出来。我从食品袋中取出几个玉米面面包，然后转过身去，以免望见他那吃得津津有味样子；可是，还是免不了能听见他咀嚼的声音。要知道，除了圣诞节之外，我们简直从未吃到过这类东西呀！

“阿莫斯，”奥巴代亚咬了几口以后说道，“你要知道，那些又干又硬的面包，其实和这美味的果酱面包一样，也是主人家的东西。”

这倒是真的。我猜，他准是看出我正想要改变主意了。

“你帮庄园主除了那么些草，你难道不觉得他们欠了你一笔债吗？”

他把果酱圆面包掰成两半儿，把其中的一半递给了我。就这样，我们自由自在地，在外面吃了我们的第一顿饭，而且是我们曾吃过的最美味的一顿饭。